

瞭解與同情

讀「三十年代文藝論」，李牧著

民國六十二年六月，黎明文化事業公司印行

本書內容分爲十章，分章論述：三十年代的形成與演變、中共在三十年代中的文藝統戰。三十年代的文藝社團及其活動、文藝論爭的主題與概況、主要散文作品的分析、主要新詩作品的分析、主要小說的分析、主要戲劇作品的分析、中央對三十年代文藝的清算、三十年代文藝的客觀評價。書名和章目的涵蓋面都很廣。這麼看，作者李牧寫這本書的企圖很大。他一方面要詳細記述三十年代前後，中國共產黨以政治爲目的，以文藝爲工具的活動；一方面要概要記述三十年代文藝社團與作家的政治立場、文學主張的轉變；一方面還要分析三十年代的主要散文、新詩、小說、戲劇。

作者確實用心良苦。在記述三十年代前後，中國共產黨統戰活動的時候，他有意避免習見的那種意氣激昂的聲討語調，以求取一種學術論文應有的，客觀

公正的立場。這項努力在他記述三十年代文藝社團與文藝論爭的時候，具有明晰可辨的條理，而在重覆強調「三十年代文藝並沒有僵持和侷限在某一個黨派之下，也不拘執在階級鬭爭之中」，這項未必屬於本書始創的觀念的時候，具有可稱許的說服力。

書前的英文序言和目錄，書後的三項附件（一、三十年代主要文藝作家簡歷表；二、三十年代重要大事記；三、參考書目），都可以看出作者的用功與謹慎。但是，它們也透露了作者在基本上，仍然不離自由中國二十多年來研究三十年代文藝，那種追求政治意義的執著。這項旨趣在以政治背景來解釋三十年代文藝主張與論爭的時候，固然得到某種便利，但是在分章概述三十年代主要散文、新詩、小說、戲劇的時候，就顯得捉襟見肘——作者一方面認定三十年代作家與作品，在黨派色彩以外具有自身俱足的氣質，一方面又在強調本書分析三十年代作品的「兩大困難」：一、數量太多，收集不易；二、「縱能收集所有作品，也難於短期內一一閱讀」。因此，作者「抽樣分析」三十年代的作品，如果涉及該樣本作品與其它作品相互關係的比較，論見就往往流於空泛、印象、不

具體。類似「因而，以時下真正文藝作品的創作技巧而論，較之巴金『家』，過之者多，而不及者少之又少」這種論見，如果缺乏耐心而有力的解釋，可信性確實很弱。這種寫作態度，特別在強調三十年代文風與二十年代文風之間的承繼關係的時候，顯得大膽，而又草率。

本書的最大成就，或許就是無意中使我們了解：今後研究三十年代文藝，在方向上和態度上可以有所轉變。我們既然可以同意三十年代文藝作家和作品，在黨派色彩以外具有自身俱足的性質，我們既然可以不同意中共對三十年代文藝的清算，並且我們既然自許承繼了中國文化的傳統，我們對三十年代文藝的了解，就可以不必再囿限於政治意義的範疇。（高全之）

待琢的璞玉

讀「和氏璧」，張曉風著

民國六十三年十月，中外文學二十九期

曉風的幾個劇本應該值得我們注意，一方面因為她寫作態度的認真，另一方面也因為戲劇文學在臺灣一直極其缺乏。從「第五牆」，「武陵人」，到「自烹」、到「和氏璧」，可以看作是一個系列性的作品，因為其中有很多共同點。除了「自烹」以外，其他三個劇本都在排除萬難的情況之下上演了，自非「紙上談兵」之流。（有些文學作品雖然採用戲劇形式，却從未作過真正演出打算的，其重要性自然要打折扣。）雖然這是一件很可喜的事，這幾個劇本却還是不能算是令人滿意的作品。

四個劇本都對人生本質作了剖析，結論都是宗教性的。主題如何採取和劇本的好壞是兩回事，以宗教為主題也可以寫出偉大的作品，所以傳教意味的濃厚並不能視作曉風的缺點。問題是她把人生做了宗教性的解析，也對觀眾作了召喚，這樣是不是就把劇本寫好了？答案是否定的。

四個故事有一點相通，利用實體的事或物作象徵，貫穿全劇且點破主題，都交待在劇名中。意象的構思很美。可是象徵的事物同時也有寫實上的意義，如何把象徵和寫實的雙重地位交融得天衣無縫，是經